石川鴻齋訓點

左傳輯釋

十五

口 12
3145
15

河口12
3145
15

左傳輯釋卷十九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經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杜註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杜註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師敗莒師于蚡泉（杜註蚡泉魯地）秦伯卒（杜註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頴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杜註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安（陸粲云劉敞曰如杜所言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爲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今案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始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傳則屢書之矣）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若晉之家各征一軍之人今舍中軍則其人當反於公是尊公室非卑之也其實不然故此

故
里中王堂氏藏書

先言卑公室而下文詳言之蓋舍中軍者特舍其名而實中分之以屬上下軍既合三軍爲二軍季氏專征一軍孟叔二氏共征一軍是四分三軍季氏征其三分之一今減以四分言之初孟叔亦各得三分之一故或征其半或征三分之一遂皆盡征之而公室之窮不可復問故傳以卑公室統之

毀中軍　杜註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杜註三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　杜註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　杜註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　杜註復以子弟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杜註擇取二分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杜註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安註衡案周有賦周禮注所云口率取錢雖是漢法亦原於周也三家所征謂此賦故上文云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若是田稅一家所受之田自有定額安得分父兄子弟而兩屬之哉襄十一年傳又云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是其所征軍乘之人而其田依然屬公故哀公曰二子之徒盡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盡屬三家而魯君無田可食安得發此言哉貢于公者公自貢之非田稅也于本或作於今從石經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杜註告叔孫之柩　安註衡案以已通

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　杜註皆在襄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之　杜註投擲也

帥士而哭之　杜註痛叔孫之見誣

叔仲子謂季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杜註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安註年命鮮少也衡案詩小雅蓼莪云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傳云鮮寡也謂父母既沒寡獨居室叔孫信讒殺孟丙仲任避禍奔齊死無喪主其禍與遠征喪父母者同蓋古者謂遭禍孤獨者爲鮮生死同之故小雅之民遂征喪父母魯侯使其臣葬之則叔仲帶稱爲鮮耳杜云不以壽終爲鮮未知所據

季孫命杜洩　杜註命使從西門

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　杜註從生存朝覲之正路　安註正義服虔云言卿弁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損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衡案杜以朝爲朝覲之路不得於辭故後儒多從服虔然三辭於朝禮無其文且吉凶異禮揆樞朝於君與挑苅祋不祥之義相反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也竊謂朝指外朝外朝在皐門之內叔仲帶云自西門故杜洩不復言門直言自朝自朝則自正門可知矣一

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杜註遷易也　安註善杜洩能辟禍

君臣懼句死不敢自也　杜註聞喪而來

仲至自齊　杜註自從　安註衡案不敢自西門也

既葬而行　杜註

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

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杜註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安衡案大庫庫名以其大於他庫故名大庫猶府長於他府名之曰長府耳若以在大庭氏之虛剝取大字以名其庫殆近兒戲古人恐無此事矣、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杜註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杜註使從於亂、安註正義服虔云使亂大和順道陸粲云大順者嫡庶之常分惠棟云從順也王引之云襄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爲從於亂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順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順矣亂從猶犯順僖三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書傳從字多訓爲順不可枚舉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杜註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安註釋文見賢遍反衡案赦釋通解也言折己邑大禹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杜註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杜註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杜註不以立己爲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皆不以餓死語昭子、安衡案當時魯人皆不知牛餓殺叔孫牛既奔其徙稍稍語之於是始知之耳故雖以昭子之才此時猶未知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杜註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杜註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杜註離下坤上明夷、之謙、杜註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爲謙、以示卜楚丘、杜註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杜註行出奔、而歸爲子祀、杜註奉祭祀、以謥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杜註離爲日爲傷也、日之數十、杜註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杜註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早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爲王公曠其位、安衡案古者分一晝夜爲十時故水漏百刻以十刻爲一時其爲十時杜以今法推之故云隅中日出闕不在第非也、日上其中、杜註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杜註公位、旦日爲三、杜註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杜註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杜註莊叔卿也卜豹爲子祀、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

夷于飛、杜註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杜註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杜註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杜註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此覆說之、離爲艮、說卦云、名火焚山、文如此、故云離艮合體故、安中井積德云、離爲火、重複難通、恐當作離爲艮、衡案上文離火也、艮山也、此覆說之、離爲艮、說卦云、名火焚山、文如此、故云離艮合體故、安中井積德云、離爲火、重複難通、恐當作離爲艮、衡案上文離火也、艮山也、說卦象、杜著注時、其

難、杜註謂往年莒亂而取鄫、不知其私、杜註不自知有私難、安註衡案、私恤也、言但知利他人之難、而不知己有可恤念之事、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杜註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安註陸粲云程公說曰、古者君養民、民食於他者、言民爲三家所有也、顧炎武云、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楊慈明言征其人、不言取其田、且民食於他、不復知有君、故下文承之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若爲公食於他、下二句與此不相接、杜注非、思莫在公不圖其終、杜註無爲公謀終始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所在也、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杜註言以習儀爲急、安註衡案、說文屑動作切切也、徐云屑屑屢動作也、言此君臣上下、不恤禮之本末、而屑屑習儀、以亟動作、以求免於難、其所處也、謂其位人君之位、所以治民而安社稷也、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攸堅、今魯侯不恤之、是不知禮之本末所在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杜註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杜註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安註衡案、成本或作城非、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杜註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杜註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杜註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杜註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杜註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杜註以爲信、享獻有璋、杜註享獻也、順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享后璋以皮、今檢杜注意義則不然、謂生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獻有璋、注云享獻也、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安註正義小行人合六幣、鄭衛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宴之事、故破享爲饗、即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衡案、此君臣並言、上朝言君、聘言臣、則此享謂君享后、瓚

謂臣頫卣即小行人注享卣璋以皮也周禮大宗伯時問曰聘殷頫曰視注云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其禮大於時聘蓋亦有執璋頫卣之事故云享頫有璋下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謂王饗諸侯宴有好貨則無臣而言之飧有陪鼎謂賓始至致館饋飧飧之禮及郊勞贈賄皆各一禮若破此享爲飧訓頫爲見既與上朝聘不倫又與下設机而不倚相複皆妄說也凡君所執命圭命璋臣所執纂圭纂璋其名既同故不復分別言之半圭曰璋小有述職　杜註諸侯適天子曰述職　大有巡功　杜註天子巡守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杜註言務行禮　安註謂饗禮　宴有好貨　杜註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　安註衡案饗言其禮宴稱其名互文示義好貨者酬幣也　飧有陪鼎　杜註熟食爲飧陪加也　安註衡案此飧餼所以厚殷勤　正義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餼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食不備禮曰飧餼也其鼎實如饔餼蓋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衡案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杜註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殭家也（杜註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杜註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杜註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杜註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九百（杜註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杜註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杜註伯華叔向兄）中行伯亹舊其武怒以靖其大恥（杜註伯中行吳）伯華謀之（杜註失昏姻之親）實無禮舒帥之（杜註自爲逆也）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杜註謝遠啓彊）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杜註言叔向之多知）亦厚爲韓子禮王欲救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杜註園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杜註奉使君命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杜註自爲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杜註謂授子産政）夏晉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杜註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晉人懇于晉（杜註懇猶習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杜註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晉人來討（杜註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杜註撫君臣異故重發例）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杜註役在四年）遠射以繁陽之師會於夏汭（杜註會楚子）安衡案陽本或作楊或作楊今從石經杜注云夏汭漢水入江之地今謂之夏口）楚子于瑣（杜註瑣楚地）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杜註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杜註盧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杜註犒勞）安衡案兵士枯槁勞之以酒食曰犒字本從木石經以下皆誤從牛今訂正）遂以駟至於羅汭（杜註駟傳也羅水名）

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搞師請行以觀王之以守龜如此（杜註言吳令龜如此）（安註衡案尚庶幾也克能也）龜兆告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杜註息楚之師）（安註衡案息止也言楚師不得速歸）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杜註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杜註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杜註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杜註）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杜註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杜註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杜註言吳有報楚意）（安註陸粲云其庸者不敢必然之辭衡案報復也謂卜兆報人之象不言效而言報者無取報復之義以便於此言報志耳庸用也）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杜註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杜註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杜註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杜註善有備）

秦后子復歸於秦（杜註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杜註終五稔之言）

經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杜註再同盟）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杜註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杜註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杜註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杜註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安註正義公子遂如晉葬秦景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三月鄭人鑄

刑書、杜註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安正義、二十九年傳、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叔向使詒子產書、杜註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杜註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安註衡案、虞望也、今則已矣、杜註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註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安註王引之云、議讀爲儀、儀度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安註制斷也、謂度事之經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陸續姚信本並作儀、惠氏周易述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案惠說是也、儀與擬皆度也、作議者假借字耳、少牢下篇、其脊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今文儀或爲議、宜十一年左傳、令尹爲艾獵城沂、程士物議、遠通量事期、皆謂度其遠邇也、衡案、議謀也、謀亦度也、如字自通、不必讀爲議、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杜註閑防也、糾之以政、杜註糾舉也、安註陸粲云、糾督也、督正之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杜註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杜註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杜註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聲之以行、杜註聲懼也、安註惠棟云、漢書引此傳作讋、晉灼曰、古慴字、按十九年傳云、驅氏聲說文引作讋云、懼也、从心、讋省聲、因驗左氏古文、爲後人竄易多矣、王念孫云、漢書刑法志、聲作讋、顏師古曰、讋謂熠也、此說是也、聲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熠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而爲之聲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聲熠也、方言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聲或曰熠、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聲、衡案、聲聲動之也、心爲之聲動、故可以訓懼、可以訓熠、訓勸、此云以行、則訓熠爲長、教之以務、杜註時所急、使之以和、杜註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杜註施之於事爲涖、安註正義臨涖一也、所施爲臨撫其事、臨謂位居其上、俯臨其下、涖謂有無、臨謂平常之時、涖謂當事之時、斷之以剛、杜註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杜註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安註阮元云、正義曰、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制、然則公王乃王公之誤倒、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杜註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杜註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安註正義、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衡案爭謂爭利、亦故下文云、雖刀之末、將盡爭之、即所謂民免而無恥、是也、弗可爲矣、杜註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杜註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安註惠棟云、汲郡古文曰、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之、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杜註書謂之九刑　周之衰亦爲刑　安註聖王名刑而謂之九刑者蓋周公別爲此名　正義準夏商所作當爲文武周公之制不以故稱之耳惠棟云九刑者刑書有九篇成王時所造見周書周衰重作之定爲成科亦若祖甲之作湯刑也衡案刑以輔政雖聖王明主必不能廢之既已不廢爲士師者不得率意用之亦必有成法故五刑有服著于堯典是其證也然古之用刑者度情與事上比下比據成法以斷之而不使民知之所謂議事以制是也及商周有亂政特詳其法一斷之法不復隨情輕重之今子產又鑄刑書以明示於民故叔向毀之非謂聖王無刑書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杜註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

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杜註在襄三十年　安衡案田有封洫復井田之法乃子產新政之最善者故傳嘗具書而美之今叔向與詬政刑書並舉而非之益未達其義耳、立謗政、杜註作丘賦在四年　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杜註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　安正義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又云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二解俱便於杜薩案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又云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其說是也衡案德今詩作典古今字子產又鑄刑書、杜註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杜註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有四方之功上刑法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杜註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上刑法也　安正義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二解俱便於杜薩案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又云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其說是也衡案德今詩作典古今字子產又鑄刑書、杜註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杜註詩頌言文王作儀法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上刑法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杜註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

以如禮致驩心　對曰寡君猶未敢　杜註此加也　安註衛案言魯侯未當加豆之禮也多於常禮謂之加非謂季孫之豆多於魯侯也敢本或作者非也　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杜註宴好之貨　安註衛案謂酬幣侑幣之屬　宋寺人柳有寵　杜註有寵於平公　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杜註欲以求媚大子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杜註詐爲盟處　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杜註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於是華亥欲代右師　杜註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　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　杜註聞合比欲納華臣　公使代之　杜註代合比爲右師　見於左師　杜註左師向戌　左師曰女夫也必亡　杜註夫謂華亥　安註衛案言若俾城壞必有可畏也　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杜註言人亦不能愛女　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　杜註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　毋獨斯畏　杜註爲二年

華亥出奔傳　六月丙戌鄭伯之士文伯　杜註報前年送女　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　杜註不敢當國君之勞祖鄭地　固請見之見如見王　杜註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　馬八匹私面　杜註私見鄭卿　見子皮如上卿　杜註如見楚卿　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杜註降殺以兩　禁錮牧采樵不入田　杜註不犯田種　不樵樹不采蓺　杜註蓺種也　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　杜註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　舍不爲暴主不恩賓　杜註恩惠也　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　杜註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拘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　杜註辟邪也衷正也　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杜註詩小雅言上教下效　從我而已焉用人之辟書曰聖作則　杜註逆書則法也　無寧以善人

爲則、杜註無寧也。安衡案、寧註願辭。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杜傳言叔向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杜註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遽洩伐徐、杜遽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瀉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杜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杜房鍾吳地。獲宮廄尹棄疾、杜闉韋龜之父。子瀉歸罪於遽洩而殺之、杜歸罪於遽洩、不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杜弔爲吳敗。安正義如上注、不以敗告故言且也。衡案不告則不書、經例耳、楚雖不告敗、魯實聞知之、不容不弔、事大國之禮固宜、然也、既已弔之、傳亦不得不從而書之、何則非例所關也。且者事上添事之辭、此常聘、兼弔、故言且耳、不必如楚始聞敗然後言且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杜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杜士匄晉大夫、相爲介。安釋文、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爲是、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衡案古人避諱、不如後世之甚、臨文不諱、君前不諱、公事無私諱、相亦公事、若才當其任、求必避私諱、以不取其人、且古人相於字而不名於使事固無所妨也、其作王正者、疑後人取迫似字易之、以成避諱之說耳。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杜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杜爲明年暨齊平傳。安衡案、齊侯伐燕、將納簡公而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此亦諸侯納之曰入之一證、未嘗可者、言所爲未嘗有可者也。

經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謂此魯與齊平、實遂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實君爲得衡案、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書曰寔來、間無異事、故不復言州公與此不言燕書法正同、故許服杜皆以爲燕與齊平、其說可從、傳云、齊求之也者、釋經所以書暨齊平、言齊求之、故燕暨齊平也、癸巳以下、左氏自爲文、直接六年傳、以終晏子之言、但齊求之而言燕人行成者、齊侯本欲納簡公、既而知不能納、次于虢、以示欲與之和之意、燕人喜免于討、承其意以行成、經誅其意、故書安正義穀梁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曰暨齊平傳述其跡故云燕人行成始不相戾也且六年冬齊侯伐燕此年二月始盟于濡上則正月猶在燕若與魯平所謂求之者齊侯使人自燕來魯而求之耶抑大夫在國者自來求之也此皆必無之事以此推之賈說不攻自破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杜無註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杜元年大夫註盟于虢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杜齊伐燕燕人賂之反註從求平如晏子之言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安衡案上傳釋經此以下註序其跡以終晏子之言癸巳齊侯次于虢杜虢燕竟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杜敝器瑤簠註玉牘之屬安衡案終左吾君賄公孫揭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杜揭大夫註暫齊濡上杜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杜嫁女與齊侯註賂以瑤簠玉牘罕虎不克而還杜瑤玉也牘匱也罕虎也註安正義明堂位云殷以雚周以魯鄭玄云罕書永嫁也言耳者蓋此器旁有耳若今之盃故名耳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杜析羽爲旌王註旌游至於郟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杜章華南郡註華陽縣無宇之閽入焉杜有罪亡入註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杜王有註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杜執無註宇也王將飲酒杜遇其註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杜經營天下略有註四海故曰經略云略界也則此略亦爲界必衡案杜云經營則經訓度矣今案婦女治經譬以成繪帛故經有治義二十五年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注訓治是也此經亦當訓治經略者治四海之境界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言略諸侯受地於天子封於四境故言封皆一物也楚子以章華之宮爲私地以自小故無宇言治封境以廣之故下文承之曰封略之內何非君土或以經略爲治境內亦非諸侯正封杜封疆有註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杜毛草註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杜詩小雅註濱涯也天有十等杜甲至註癸人有十等杜王至註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杜註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
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杜註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
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杜註文王）作僕區之法（杜註刑書
名安註正義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亡人之法也衡案僕寓訓附大雅既醉景
命有僕傳云僕附也是也區說文藏隱也从品在匸中品衆也僕區謂盜所
附藏贓物即下文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是也僕區是刑書中之一法非刑書名故
云僕區之法後世謂之盜竊止盜之法在漢竊禁楚文作此法宣其能封汝也）
曰盜所隱器（杜註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杜註言皆
傳注不誤沈自誤解耳）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杜
註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杜
註萃集也天下通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杜註人欲致死討紂）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杜
註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杜註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杜
註盜有寵主自謂寵安衡案盜有寵謂他盜當意者盜而寵之不肯出官其聞義不能遷甚矣傳備載之明其所以不終不獨爲葬靈王張本也杜云盜有寵王自謂鑒矣）遂赦之（杜註赦無
罪安正義雜記云成朝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雅曰落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爲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下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即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者與諸侯落之事享也非祭也小雅斯干篇曰宜兄宜弟是其事也楚子享公于新臺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文訓爲始是也馬宗璉云鄧元曰離湖在華陽縣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衡案雜記注鄭康成引檀弓諸大夫發焉發亦始也然則落者室成享客之名其義則爲始王說是也）楚子成章華之臺（杜註臺今在華陽縣）願與諸侯落之（杜註宮室始成祭之爲落安正義雜記云成朝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遠啓彊曰臣能得曾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輔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杜註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

失隕而致諸宗祧、杜註語以告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杜註冀魯朝、安註正義曰謂往日也董遇注無日字衡案蜀之盟衡父實與此爲辭董遇本無日字近是、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杜註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杜註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杜註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杜註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杜註趾足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侵蕭啓彊聘且請期、杜注曰、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註問魯見之期、安註王引之云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者言魯侯若不來將出師以問公衡謂會盟之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也、寡君之喜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杜註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安註正義引之云寵靈之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寵福也言寵福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衡案靈廣韻訓福僖九年其濟君之靈也及此寵靈連用皆當訓福其餘以君之靈之類當訓寵雖則訓寵字義既殊則其意稍別故人之恩寵猶如得神靈之祐故謂人祐己爲靈耳、蒙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

衡案成二年傳云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鍼鍼杜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是蜀之盟魯爲楚所伐僅而得平蘧啓彊以蜀盟爲辭示魯以若不可將伐之之意伐魯之期固由楚定之然其定之由魯侯可否速否則速出師遲否則遲出師遲速之度唯從魯侯可否故云請問行期其言承質幣者娩其辭耳杜解意而不解文故云問魯見伐之期其說未可非焉、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杜註請問也、安註衡案必言見于蜀者言魯侯若不來將出師以問公衡逃歸之罪焉公衡之逃也臧宣叔譏之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今并終其言也、先君之貶、杜註貶祖祭廟神、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杜註鄭城門、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杜註僖子仲孫貜、及楚不能荅郊勞、杜註爲下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侯惡之、杜註受其凶災、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

地如魯地（杜註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始降婁之末及降婁之次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杜註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杜註感日食而）

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杜註）

問安正義詩作此日此云彼者師讀不同也衡案此亦孔子正之耳

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杜註謫譴也）

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豫筭而盡知穿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爲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咎也若日食在其分亦其國即當有咎則每於日食必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足明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修心溢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爲監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衡案正義摘錄其要但解士文伯之言則失之文伯蓋謂國食本不致禍特以無道自取之耳正義解取譴爲致日月之食所以不通也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杜註擇賢人）二曰因民（杜註因民所利之）三曰從時（杜註順四時之所務安註）

衡案言能務此三者日月之災不能爲禍時晉侯怠政故以此戒之

晉人來治杞田（杜註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季孫將以成與之（杜註成孟氏邑杞田）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杜註謝息傳子家臣）

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杜註挈餅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杜註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猶焉（杜註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杜註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罪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杜註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

間晉而取諸杞（杜註間隙可復伐杞）吾與子桃（杜註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

北鄙邑故齊圍郕不得仍圍桃以釋其怨是桃與郕近之證衡案十亦魯國北鄙之邑與齊國堂阜相接說見于前杜以其東南桃虛當桃當不誤成孟氏之邑經多作郕其作成者蓋假借耳

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已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棄杵（杜註棄杵二山）

（安註馬宗璉云闕駰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之棄杵邑案郡國

志泰山萊蕪有原山乃遷于桃（杜註遷也）晉人爲杞取成（杜註公命）非（杜註）楚子享公于新臺（杜註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杜註鬣鬚也欲光泰魯侯）（安註正義吳楚之人少鬚）故選長鬣者相禮也好以大屈（杜註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遽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杜註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杜註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杜註私語通）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杜註晉所望祀山川）（安註衛宋並普）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杜註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杜註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安註正義諸本皆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羆三足能羆光曰羆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張衡東京賦云能羆三足深玄云鯀之所化是能羆也若是熊羆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能羆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爲獸今亦以爲熊獸是也汲冢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闕屏牆必是獸也張升反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傅玄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畫言諸而暮終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黿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升用舊音傅玄用新音張升亦作熊也按詩無羊與正月交襄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淩劭言是也衛案此條正義精當不易王引之又博引廣證辨作能之非其言極是文長不錄焉張升反論本皆作張叔皮論錢大昕據後漢書文苑傳爲張升字彥眞反論其所撰之一篇是也今從訂正）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杜註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晉侯有間（杜註間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杜註方鼎莒所貢）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杜註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韓子祀夏郊（杜註祀鯀）曰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杜註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杜註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安註衛宋宋本作檐阮元云依說文當作

僞古書多假撝爲之撝俗字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杜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杜傳言子產負而不諒）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杜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杜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杜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杜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杜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段也（杜駟帶助子晳殺伯有）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杜公孫段豐氏黨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杜此年正月壬寅無壬寅八日）及壬子余將殺帶也（杜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杜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杜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杜子孔不爲厲問何爲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杜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弁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伯有言爲伯有無義弁立公孫洩使若以義繼絕以說民心也（安衡案說即下文媚字謂說民心此主立伯有後立辭身謂）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杜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安衡案之謂主意所在今立良止本爲撫伯有厲而弁立洩使若以大義繼絕然不如此民不說而反惑焉故反主意所在弁立洩以取說於民乃從政之道也）不媚不信（杜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杜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魄（杜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杜陽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杜安正義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是云魄附形而魂附氣也衡案人生始生目不能見耳不能聞手不能執足不能行既而目能見耳能聞手能執足能行此之謂化即所謂魄也魂魄相將之物魄生則魂亦從而生矣陽以氣言陽曰魂則魄屬形可知矣古人之言簡而能盡如此魂本或誤魄）是以有精爽至於物權（安正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爲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總名也）

神明（杜註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杜註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安衡案言雖蕞爾小邾亦猶爲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杜註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杜註子產之敝）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杜註相尚以奢相困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杜註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朝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齊師還自燕之月（杜註在此年二月）罕朝私罕雕（杜註雕子皮弟）罕朝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杜註問朝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杜註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從大夫之位（杜註罪人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杜註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朝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杜註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敝也使從嬖大夫（杜註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杜註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杜註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鵹鴒在原兄弟急難（杜註詩小雅鵹鴒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全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杜註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杜註弔不相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杜註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賀戚田（杜註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杜註簡公王卿士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杜註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薨）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安王引）

之云、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當爲格、與陟降同義、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字通論語爲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大守祝睦碑、格作恪、後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逸周書小開武篇周有恪言、即格言也、不必改爲陟降、衛案、天子崩曰天王登假、假與格通、陟格即登假也、王說得之、**余敢忘高圍亞圍**　杜註二圍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安正義二圍之受追命無文也、惠士奇云、二圍受命、見竹書紀年、**禮**　杜註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已病　安釋文病不能禮上文相儀之誤、當從釋文、臧琳云、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已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尚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王引之云、古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荅郊勞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儀、則專指相儀言之、遺却荅郊勞一事矣、**從之及其將死也**　杜註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　**召其大夫**　杜註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　杜註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避禍、應即時出奔、安得至曾孫乃適魯乎、杜說較迂、理特未詳所據耳、衛案、督見孔父之妻於途、曰美而艷、遂殺孔父、則其妻顏色未衰、孔父雖有子、其年必幼、恐未能速出奔、且督悅其母、亦必不遽逼其子、杜云其子奔魯者、疑斷之理未必有所據、世本可從、但防叔奔魯、必不可得而考、家語辟華氏之逼、乃肅之妄談、安有至曾孫始避其世讎者哉　**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　**聖人之後也**　杜註聖人、殷湯、**而滅於宋**　杜註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　奔魯　安傳遞云、以聖人爲殷湯、則宋皆其後也、何云滅于宋乎、陸粲云、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魯、家語又云、以辟華氏之偪、故今案嘉爲華督所殺其子辟禍應即時出奔、安得至曾孫乃適魯乎、杜說較迂、理特未詳所據耳、衛案、督見孔父之妻於途、曰美而艷、遂殺孔父、則其妻顏色未衰、孔父雖有子、其年必幼、恐未能速出奔、且督悅其母、亦必不遽逼其子、杜云其子奔魯者、疑斷之理未必有所據、世本可從、但防叔奔魯、必不可得而考、家語辟華氏之逼、乃肅之妄談、安有至曾孫始避其世讎者哉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杜註弗父何孔父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　杜註之曾孫、佐戴武宣、杜註三人皆宋君　**三命茲益共**　杜註三命上卿也、安衛案茲滋共恭皆通　杜註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　杜註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杜註俯共於傴、僂共於傴　**循牆而走**　杜註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　杜註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　**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杜註於是鼎中爲饘鬻、鬻餬屬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　杜註紇武仲也　**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　杜註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安陸粲云、孟僖子之意蓋以正聖人爲殷湯至此又橫益其文、爲聖人之後王引之云、聖爲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衛案襄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

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爲盜魯人稱臧武仲爲聖人耳後世聖名大重杜謂正考父不足以稱正考父爲聖人猶魯人稱臧武仲爲聖當之故上注既以聖人爲成湯此又加之後二字以彌縫之而不知其終不可通是亦不尚論其世之過也

若獲沒（杜註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杜註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杜註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杜註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用嚚（杜註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嚚寄客也）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杜註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杜註文伯瑕士伯）乎（杜註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杜註各異時）民心不壹（杜註政教殊）事序不類（杜註有變易）官職不則（杜註治官居職非一法）安王引之云說文則等畫物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曰取則行劒是則與物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

壹也類也則也皆謂同也不同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杜訓則爲法而又云不一法以準合上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詩小雅）同始異終（杜註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杜註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杜註謂以子丑配甲乙）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杜註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縶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將命而子苟與孔桼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杜註羈縶鉏子苟子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協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杜註協合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杜註在二年）婤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杜註政也）（安正義曰不良爲句能向下行讀之衛家能行所以疑其當立也正義斷不良爲句得之阮元云不良能行猶言不善於能行果爾不良既足何更言能行矣能本或作弱與下弱足相涉而誤）孔成子以周易

筮之曰元尚享衞國主其社稷（杜註辭）遇屯䷂（杜註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杜註嘉善也）遇屯䷂之比䷇（杜註坤下坎上比屯初九）又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杜註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又何疑焉（杜註周易曰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杜註足破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杜註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杜註不全祭祀賓客將不得在兄弟之列也）且其繇曰利建侯（杜註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嗣也（杜註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卜建之也）二卦皆云（杜註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杜註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武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杜註跛則偏踦居其家不能行）安顧炎武云也初九爻辭曰盤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衞案孔成子筮立繫遇屯之比是初九變下卦震爲坤矣震足也變爲坤坤純陰其象爲弱又取爻辭利居而占之故曰弱足者居居處也處不仕也不可以仕君況以爲君乎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爲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杜註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衞襄公（杜註靈公元也）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杜註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安正義曰從殺例者從兩下相殺之例也鄭段去弟陳招不去弟者釋例云陳招殺兄之子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是言招罪輕於害兄故存弟也衞案招以母弟殺其兄子將爲君者而又深罪之也故傳釋之曰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是經稱弟者罪之非未滅其罪也鄭段不稱弟者自別而正義援彼以證此以稱弟爲未滅其罪失之遠矣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杜註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杜註稱行人明非行人罪）安釋文干古丹反陳公子留出奔鄭（杜註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杜註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杜註與招共殺禦師）大雩（杜註無傳不旱而書名罪之）安衞案龍見而雩禮也故雖不旱亦雩常雩後時經必書之譏其緩於民事也其餘皆以旱不書旱者雩得雨也傳或釋或否以其下則此雩亦在八月周八月今之六月旱甚最害於稻而黍稷亦病故雩焉耳杜以

傳不言旱以此雩爲常祀假令魯人緩於禮豈至秋始行春祀哉不思甚矣凡經秋書雩者後皆放此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杜註不稱將帥不以告

壬午月十八日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杜註無傳招之

杜註發人袁克葬之

杜註魯往會故書

葬陳哀公

杜註楚葬哀公故杜辯之云哀克葬之衡案壬午以下皆楚人所爲故葬上不復言楚蒙上文可知也若哀克葬之楚人將殺之魯安得會葬賈服是也說又互詳于傳

安正義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以爲

奐

杜註薰楚殺之

殺陳孔

杜註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

杜註魏榆晉地

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

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杜謂有精神馮

安惠士奇云漢書引云神或馮

杜註依石而言

馮案注當有神字阮元云漢

書五行志馮上有神字蓋後人依杜注增之耳不可信也衡案傳云或馮焉非神而何傳唯無神字故杜言精神若傳有神字何須解之案注祇足見傳無神字也五行志加一神字使人易解非後人增之也

不然民聽濫也

杜註濫失也

抑臣又聞之

杜抑疑辭

安註

陸粲云抑發語辭衡案抑與意通意猶俗言意者亦自意義引伸但不可訓疑辭耳宋以後始涉兩端先言正意次述他意則必言抑亦自

訓發語辭亦非

日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

安衡案足利本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如此凡傳用字之例地上言于事物上言於雖不能畫一要多如此此於本或作于非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

杜註讟謗也

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杜註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

安惠棟云宋淳化元年本保作信案漢書五行志引此傳亦作信顏籀曰信猶保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高誘曰信猶保也倅頗煊云白虎通情性篇性者生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莫保其性即莫保其生十九年傳民樂其性而無冤雠亦謂民樂其生衡案唯信之故敢保之故信可訓保然杜本作信當先訓保然後釋文義今不然知其本作保矣保保任之保也五行志作信以訓詁字易之淳化本疑依五行志改之未可據以改今本或訓保爲安亦非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

杜註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杜註子野師曠字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

杜註怨及遠身也

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

杜註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

安正義其所言者非不從舌是出但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叔向別自取義亦應謂以小人之言僭而無徵自不得出是舌如注疏不添不字不通非也唯詩作維通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

杜註怨及遠身也

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

杜註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

安正義其所言者非不從舌是出但其言僭而無徵衡案毛傳云哀賢人不得出是舌也叔向別自取義亦應謂以小人之言僭而無徵自不得出是舌如注疏不添不字不通非也唯詩作維通

謂乎

杜弩嘉也

安惠棟云宋淳化元年本保作信

駕說也

安正義其所言者非不從舌是出但其言僭而無徵衡案毛傳云哀賢人不得出是舌也叔向別自取義亦應謂以小人之言僭而無徵

駕說以奸旨

杜註說自取安佚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

杜註說自取安佚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

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

安衡案巧善也信而有徵謂其義巧言如流謂其辨而不相戾也此亦斷章取義非叔向時詩義如此也正義以引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在襄二十八年乃又何說也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杜註侯彪卒傳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

杜註元妃嫡夫人也

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

杜註招及過皆哀公弟也

今從十行本

哀公有廢疾

安衡案廢本多作廢阮元云說文廢固疾也

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杜註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

于徵師

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

杜註以招過殺偃師告憩也

楚人執而殺之

杜註殺于陳大夫

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憩之于楚

杜註于徵師

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杜註疑爲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叔弓如晉賀虎邪也

杜註賀官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邪也史述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

杜註蒙欺也

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杜註言諸侯長晉非獨鄭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杜註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安齊召南云按魯東與齊皆二國接連其西境則鄰宋衛西北宋當其西南也北爲齊南爲鄭滕薛諸國此傳不唯見魯衆之大數即土地廣輪之大□已舉惠士奇云宋衛稱商衛踊爲定公諱也昭公事當紀于定公時也衡案魯方百里三十步陳一車始能盡東西境況蒐位宜方不當狹長如繩雖有萬乘豈能盡東西境哉況魯侯爵而周室懿親即不能如明堂位所云方七百里未必不及職方氏方四百里陳千乘於四百里之地謂古人爲之乎且如諸家說蒐地偏魯竟不偏境中可知矣竊謂商衛亦魯國地名盖兩邑之間有廣原可以蒐大軍故云自根牟至于商衛也昭三十二年間傳書宋字不可救舉何獨至此諱之易以商字哉惠說妄甚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

杜註子旗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

丁丑殺梁嬰子

杜註梁嬰子尾家宰

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

杜註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

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

杜註子良尾之家政

杜註不書非卿

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杜註孺子子良）而相吾室、欲無我也、（杜註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杜註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杜註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安衡案桓子始服）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

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盡亦授甲、無宇請從、（杜註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杜註謂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盡謂之、（杜註謂之使無攻我）（安陸粲云謂之當連周書爲句）（衡案經在首今加於頸）使人不能認也、

子良使順不順而勉其不勉也衡案謂告也使於子良引周書者證己所以待子良之意也惠陸訓順是也、周書曰、惠不惠、（杜註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不茂、（杜註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杜註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杜註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杜註望子旗及己）（安陸粲云謂之當連周書爲句）（衡案桓子始服）

衡案言始吾聞子兄弟構兵實絕望矣今子言如此吾猶有望齊國治安於子也無宇始欲助子良以攻子旗及子旗訪己則亦勸子旗攻子良以攻子旗及子旗訪己則亦勸子旗攻子良引周書者證己所以待子良之意也惠陸訓順是也、周書曰、惠不惠、（杜註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不茂、（杜註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杜註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杜註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杜註望子旗及己）

者滅其一、後易爲力也見子旗不可動則從而賀之遂和二家、其誦詭傾峻實不可窺測傳詳記之者暗應晏子齊其爲陳氏乎之言也、遂和之如初、（杜註和欒高二家）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杜註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安衡案釋經所以獨書陳侯之弟招也）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杜註孫吳悼大子）冬十一月、壬午、滅陳、（杜註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納頓子于頓、（杜註納衆也）

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杜註戴惡宋大夫）冬、

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殺馬毀玉者特序哀克之意耳經葬陳哀公賈服以爲舍也下文請寘之則馬毀玉欲使楚人得之楚人知之故怒欲殺之非咎其非禮厚葬也服說亦是、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杜註寘置馬玉）既又請私、（杜註私盡君臣恩）逃、（杜註逃匿帳也）（安中井積德云私濁也以誣楚人匿帳覆軒是也）（安衡案下文云私於匿覆軒是也）（安衡案經在首今加於頸者欲使人不能認也）私於匿加經於頸而使穿封戌爲陳公、（杜註封戌楚）

大夫滅陳爲縣使成爲縣公　日城棘之役不詔杜年成與靈王爭皇頡王王曰城棘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杜及此謂爲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杜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後也杜陳祖舜舜出顓頊安衡案後本多作族今從足利本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杜註之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杜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安陸粲云魏了翁謂由義如尚書顓木之有由蘗今案由古字作㠯木生條也言陳將復興如㠯仆之木復生㠯蘗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杜物莫能註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杜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安正義觀傳此文瞽瞍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云虞舜側微孔天命發絕者安國云爲庶人故微賤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益至瞽瞍始失國耳此久遠之事不可知也衡案尚書云有鰥在下則瞽瞍常失爵土矣而傳言無違命者舜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而瞽瞍終底豫尊爲天子之父傳據其始終以言之故云無違命也賈逵以幕爲舜後虞思顯與此傳及國語幕能帥顓頊之教違非也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杜遂舜後益般之興存舜之後註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安衡案下文云遂世守之則遂益國名若是人名恐不可言世湯以舜明德封其後於遂故云寘德於遂若以爲人名寘德二字亦不可通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杜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舜後安衡案淫放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經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杜以事往非行會禮許遷于夷杜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夏四月陳災杜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註安正義公羊穀梁經皆書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書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衡案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釋之曰隱大子之子盧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如傳文廬之與吳實陳侯蔡侯之孫耳而經皆書爵又以國逆爲文是未嘗以陳蔡爲亡也不以陳蔡爲亡者示諸侯不得滅鄰國又不得專封之也故傳釋之曰禮也言楚不遂滅鄰國得禮之本意也若終滅之雖欲憫而存之不可得而存則書其滅某以罪之通考全書經傳之意炳如日星不煩取公穀以解之也經既不以陳爲滅故此亦書陳災傳不釋者義具於十三年也夫災雖天火災亦必書於經恐不可勝書不得與沙鹿崩比而同之杜注非也餘互詳於十三年

疏、秋、仲孫獲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鞅、會楚子于陳、（杜註：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杜註：時此城父縣屬譙郡、）（安註：衛案經所書地名皆仍舊史、故其所書皆舊名、若地改名、則傳舉今名而實之、使人易曉、故經傳異名者、經皆舊名、傳皆新名、此理易知、而杜反以經所書為新名、何其戾也、）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註：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杜註：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杜註：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杜註：甘、大夫、閻嘉、晉閻縣大夫、）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杜註：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杜註：陰戎陸渾之祖、）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註：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聲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安註：釋文、駘他來反、依字當作邰、衛案、邰芮岐畢皆見於詩書、唯魏無所見、正義以為河東河北縣、齊召南因疑傳舉后稷以至文王、然魏近對都、雖文王之時、亦未能有之、且東周都河南、魏在其東北、不得言吾西土、此魏蓋在雍州、今不可考、要之非冀州之魏也、不言邇者不密自竄于戎狄之間、非后稷封邑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註：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杜註：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安註：衛案肅慎蓋今嵯峨連、在黑龍江入海之衝與、我東陽海相對、今猶出石砮云、）吾何邇封之有、（杜註：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杜註：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杜註：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髦、因以故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杜註：檮杌、凶惡、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註：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杜註：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偏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杜註：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制之不亦難乎、（杜註：后稷脩封疆、殖五穀、晉、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安註：陸粲云、上二年傳、封殖此樹、言戎得之、唯以畜牧、注云、封厚殖長、是也、制之亦

言戎制御之耳衡案封田有封洫之封疆我疆我理之疆謂制井田脩封疆殖五穀皆后稷所有事故杜以此解之陸不能通以脩封疆爲脩天下之封疆謂天下不可言封疆遂援封殖此樹以解封殖天下而不知天下之不可言厚長疏謬可笑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杜註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杜註伯父猶然衡案戎狄亦無所憚矣衡案戎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安顧炎武云伯父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安註狄卑賤不敢自比諸夏故曰雖何有謂蔑無之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也豈能改物杜註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杜註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杜註宗周天子安註衡案蔑本或作滅今從足利本右經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杜註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祿杜註祿送死衣反頮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杜註賓滑周大夫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杜註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而楚所相也杜註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安註正義相訓助也故以爲治也衡案相謂裁成輔相之疏訓助是也云助君則失之今火出而火陳杜註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安註衡案古歷歸餘於終則閏後之閏三十七月乃置置之其明年節先於年一月故火以四月出非司歷之過也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杜註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而楚所相也杜註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安註正義相訓助也故以爲治也衡案相謂裁成輔相之疏訓助是也云助君則失之今火出而火陳杜註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安註衡案古歷歸餘於終則閏後之閏三十七月乃置置之其明年節先於年一月故火以四月出非司歷之過也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杜註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杜註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楚所相也杜註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安註正義相訓助也故以爲治也衡案相謂裁成輔相之疏訓助是也云助君則失之今火出而火陳杜註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安註衡案古歷歸餘於終則閏後之閏三十七月乃置置之其明年節先於年一月故火以四月出非司歷之過也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杜註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盛水衰安註正義如杜所注歲星每年而行一次至昭三十二年則歲星在寅未至於丑其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故服氏以爲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于戌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故杜不注衡案服虔歲星起辰之說甚精後儒通於此者唯錢大昕以戴震之精於天學猶不能無疑於服說談天亦豈容易哉晉荀盈如齊逆女杜註逆自爲還

六月、卒于戲陽、（杜註）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杜註）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安註）擇文樂音洛、王引之云、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酒而樂作也、下文屠蒯酌以飲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正指此樂字而言、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鼓鐘、杜蕢曰、子卯不樂、是其明證矣、
許之、（杜註）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杜註）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杜註）樂所以聽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註）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安註）陸粲云、王充論衡曰、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玄皆同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說者以爲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孔氏謂鄭衆注春秋、其說亦如此、今錄以備一義、衡案、疾痛也、下文云、殷肱或虧、何痛如之、則子卯不樂者、痛夏殷之亡也、桀紂不足惜也、然禹湯之聖、有此不肖子孫、以亡其宗廟社稷、此不亦足痛乎、故子卯不樂、不得以此相難、子卯相刑、乃陰陽生剋之理、與殷肱或虧何涉、屠蒯引之、以諫臣喪作樂、不亦迂乎、而通儒碩學、往往取彼以駁此、人之難曉有如此者焉、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殷肱、殷肱或虧、何痛如之、（杜註）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杜註）不聞是而作樂、義又飲外嬖嬖叔、（杜註）外都大夫之嬖者、（安註）陸粲云、莊二十八年注、外嬖在閨闥之外、與此不同、大抵言內嬖皆謂嬪御外嬖則謂羣臣耳、成十七年注云、嗾宰大夫是也、衡案、君既嬖之、必不置之外都、陸說是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安註）衡案、獻酬之容、俎豆之薦、皆非臣喪所宜爲、物有其容、（杜註）容貌也、令君之容非其物也、（杜註）人君所行皆是也、物者服飾器備之屬、禮以行事、（杜註）旌表也、事有其物、（杜註）事政令、（安註）衡案、事者物類也、言以定言、（杜註）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志以出令、臣實司之、（杜註）志氣和則志充

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註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　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杜註勸勞也）無固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杜註奔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安衛案欒施欲救其身以擊其君也）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杜註婺女三大夫皆卿故書之）戊子晉侯彪卒（杜註五同盟）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杜註三月而葬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杜註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杜註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杜註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安阮元云韋昭周語注引作守其虛衡案上文云歲在顓頊）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杜註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安衛案欒施欲救其身以擊其君也）

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旣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旣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婺女之次韋昭注國語亦曰須女天黿之首須女即婺女也天黿即玄枵也衡案維即四維之維二十八宿分掌四方故謂之星居中故名玄枵配當四禽則謂之玄武武龜也故又名天黿邑姜晉之姒也天以七紀（杜註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杜註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安顧炎武云逢公姓見國語）吾是以譏之（杜註爲晉侯彪卒傳）（安衛案譏如譏察也猶言知之譏之）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杜註欒高二族皆出惠公）（安傳遜云益言婺女居玄枵之維首而妖星見於其虛衡案玄枵之維首邑姜齊惠棟云爾雅彊當也言其族盛與陳鮑相當衡案彊如字其族彊盛於陳鮑而惡二氏所以致禍也）鮑氏而惡之（杜註惡陳鮑）（安惠棟云爾雅彊當也言其族盛與陳鮑相當衡案彊如字其族彊盛於陳鮑而惡二氏所以致禍也）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杜註欲及子良醉告鮑文子）（安傳遜云醉而騁者子良也子良醉而騁故不知桓子既授甲傳記之者以見其壹醉日富所以敗也）遂見文子（杜註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杜註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杜註彼傳言者）（安劉用註逐見文子者桓子也衡案）

照云彼謂欒高也信猶實也言彼雖不實欲攻我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杜註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杜註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杜註端委朝服衡案端委玄端委貌也委貌周冠名四族召之無所往杜註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杜註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杜註罪惡不差也言欒高庸勝於陳鮑乎衡案杜解庸愈為不差益訓庸為何愈讀如病愈之愈愈義非也庸則得之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杜註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安服虔云斷三尺使至於軨焦徇云禮緯諸侯旗齊軨大夫旗齊軨軨至軨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軨者益天子與其臣乘車軨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軨故有三尺之軨也釋文援地名六國時齊右援下館是也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杜註鹿門齊城門欒高敗又敗諸莊杜註莊六軌之道欒施高彊來奔杜註不書

五月庚辰戰于稷杜註稷祀后之處安註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衡案莊亦地名孟子釋文援地名六國時齊右援下館

非安註馬宗璉云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魯境上關名疑此鹿門即魯關名故下言蒙施高彊來奔衡案蒙高未出城陳鮑必不敢舍之不追傳云國人追之則王黑既收師唯國人追之是鹿門斷然非齊城門案邾在魯東南齊在東北是鹿門可以通二國馬以鹿門為魯境上關名近是傳記國人追之者以見陳氏得民故下文結之曰陳氏始大其旨深矣彊本或作強非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杜註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溫利生孽杜註溫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溫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杜註莒邑齊國西子召子山杜註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杜註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杜註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杜註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公孫捷杜註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杜註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

能施也、（杜註）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安註）衡案、具器用以及羣公子、與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杜註）齊桓公亦能封衛刑粗同故桓子以自比焉、公與桓公是以霸、（杜註）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杜註）郠莒邑、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杜註）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祭乎、周公饗義、猶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杜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安註）衡案、視如字、詩作示、正義、佻偷釋言文、李巡曰、佻偷薄也、孫炎曰、偷苟且也、衡案、視示通、此當以視爲正、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杜註）壹同也、同人於畜牲、用人則其惡甚於苟且、故神不福也、戊子、晉平公文公卒、（杜註）如禪竈之言、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杜註）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聘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

葬平公也、（杜註）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杜註）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杜註）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杜註）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杜註）言千人之費、（安註）衡案、千人句、行猶爲也、不行不可數、（安註）之至晉、事將不行、事雖不行、必盡用所齎之幣而國不亡者幾許、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杜註）既葬未卒哭、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杜註）故猶服斬衰、鄭子皮將以幣行、（杜註）見新君之贄、子產（杜註）戴幣用車百乘、百乘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杜註）不得見新君、幾千人而國不亡、（杜註）言千人之費、（安註）衡案、千人句、行猶爲也、不行不可數、（安註）之至晉、事將不行、事雖不行、必盡用所齎之幣而國不亡者幾許、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杜註）既葬未卒哭、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杜註）故猶服斬衰、之深如斬絕也、以爲斬衰者謬、王引之吾君憊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檀弓曰、吾子儼然在憂服中、語意與此相似、衡案、斬焉縣子如斬之說自通、說文、憊困也、不訓痛傷、國語憊焉殆借憊爲斬耳、王說未是、虞與葬一節、虞而卒哭、諸侯雖七虞、不容間有事、既葬則亦必既卒哭矣、而杜云未卒哭者、欲以成卒哭除服之說耳、其以喜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

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杜註）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杜註）言己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安註）衡案言子產既知其不可矣因以誨我亦必能行之我則不足知而行之自詒此戚也、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杜註）逸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杜註）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杜註）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杜註）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杜註）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杜註）夫人謂子尾曠空也、（安註）顧炎武云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衡案德即上文令德棄德謂棄絕其父之忠宗如必滅若教氏之宗之宗曠杜訓空是也曠宗謂一埽其宗族無復有子遺除宗社聯文古未有稱宗廟爲宗者顧說非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杜註）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

（安註）衡案此亦斷章取義言禍患之及身不先我所爲而至不後我所爲而生安得言是之謂乎哉、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杜註）元公平公大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杜註）以温其處、將至則去之、（杜註）使公坐有寵、（杜註）言元公好惡無常、（安註）衡案亦言姦人可懼焉、比葬又（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杜註）蔡侯雖弑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罪也、（安註）衡案曰誘曰殺傳云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楚子之成於赴告焉得謂之筆削哉春秋褒貶就一事而斷未嘗較他日是非得失楚子之殺般般特貪其地非正其罪也故專貶楚子不復參諸般弑父之罪因事明道固叔得不然杜言般弑父亦未達此旨傳載叔向之言者明天道好還之理以垂教非援以釋經也、（經）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杜註）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杜註）祲祥地闕、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儋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杜註）

厥慭地闕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社齊註姜）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社用之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社嫌以聘事行、故傳具之）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亡、（社萇弘周大夫）對曰、蔡亡、（社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杜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杜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安中井積德云、壅培也、培壅其惡、使早稔也、衡案、下註傳子産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履軒是也）楚凶天之道也、（杜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歲及大梁、蔡復亡、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杜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安衡案蔡之服順楚久矣、此言其憾不能兼弁耳）今弊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杜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杜不能施德）（安衡案能者善之淺也、故訓順適、詩云、柔遠能邇傳云、兄弟不相能皆與此能同、知杜注不加施德二字不可通）天將假手於楚以斃（杜事在八年）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杜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猶聞之、（杜謂杖父而立）而不能其民、（杜不能施德）（安衡案能者善之淺也、故訓順適、詩云、柔遠能邇傳云、兄弟不相能皆與此能同、知杜注不加施德二字不可通）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杜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杜討爲蔡之蒐東夷狄之衆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安衡案蒐、數也）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安衡案蒐、數也）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警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杜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極焦循云沒不可復振而云不可沒振倒文中井積德云益譬於救溺者也言不可沒水以振也衡案極振皆訓救言一足矣而必並言之者不可沒振釋所以無極也沒昧通貪也引伸訓犯如昧死以聞是也言天降之罰是以無能極勢以不可昧進以振之也

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侵祥脩好禮也（杜）蒐非存亡之虫（註）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泉丘人有女嫁以其帷幕蓋氏之廟（杜）泉丘（註）魯邑（安）（註）

釋文嫁以其帷一本作嫁以帷衡案在旁曰幕有生冢子之象帷有爲妾之意在上曰幕有生冢子之象

友者隨而奔僖子（安）（註）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遂奔僖子其僚從之（杜）鄰女（註）爲僚

隸臣僚僚臣僕正義引服虔云僚勞也共勞事之人然婦人無干等之別妾衛案僚朋也朋羣也相與羣游之人杜注亦同但僚友同官相呼之稱非施於婦人之名故焦引服虔訓共勞事之人若是供給勞事之人傳當言其婢不宜云其僚焦說近鑿

有子無相棄也（杜）二女自（註）共盟

僖子使助遷氏之葬（杜）遷副倅也遷氏（註）之女爲僖子副

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

盟于清丘之社曰（安）馬宗璉云（註）讀竈爲造

徹於造注云造作也賈疏云造食之處即厨是也婦人主中饋之事遷與造通即謂助遷氏作酒漿之事也衡案遷杜訓副倅解爲妾於字義得矣然謂別居之妾言遷

氏足矣何必言之遷且謂妾爲造造近於竈通又見於管子竈作飲食之處謂中饋爲竈其義自通不必訓作

及自侵祥脩好禮也（杜）不書救蔡（註）不果救

宿於遷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杜）字養也（註）似雙生

楚師在蔡（杜）向四月（註）之師

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杜）物事（註）也（安）陸粲云物猶人也言不恤（註）小國之患故使物情不附

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救蔡也（杜）不書救蔡（註）不果救

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甦楚盈而罰之（杜）盈楚（註）惡

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杜）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註）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杜）孤父晉（註）大夫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杜）單子單（註）成公

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杜）著定朝內列位（註）常處謂之表著

韓宣子于戚（安）正義劉炫謂下（註）文有著有表二

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會有表（杜註野會設表以爲位）衣有襘帶有結（杜註襘領襘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安註當爲視此涉上文容貌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容貌矣故云視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云言不昭上下皆以言視對文今本視作貌則與上文不合且貌即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必當依上文改正衡案貌不道容義不可通注疏不容不解而今皆無解知唐初本尚作視矣今本誤貌者蓋自石經始石經多誤當時已有名儒不窺之諸王說良是）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杜註言順曰從）無守氣矣（杜註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杜註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杜註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祐安註衡案此以母姓爲古乃所謂雜古古蓋有此法言歸姓所生而不思其親是自背其所以生故祖考亦棄之而不歸依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杜註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杜註爲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杜註蔡靈公之大子）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杜註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杜註悔爲暴虐）十二月單成公卒（杜註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杜註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註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公不安位而見殺）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安註寘之名位已顯及莊公卒子元奔宋故宋人脅祭仲立之經不書者鄭不以告也如杜注是使昭公不安位非使不立也且寘子元焉與寘管仲焉對言管仲身有功而後世賴焉假令子元他公子無功可記事既不倫又與封棄

疾爲蔡侯、絕不相類、而其禍國特爲厲公所因耳、不得謂之使昭公不立、以此推之、子元之爲厲公益明、杜爲此說者、以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專言雍氏有寵於宋公、未嘗一言及櫟耳、不知彼傳爲宋鄭相伐起本、此傳言封厲公以禍國、各記所重也、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于今賴之、杜註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杜註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盈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安正義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儁寧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是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衛案、五大五細、傳不言其目、他書又無所見、今不可得而考、但杜以五大爲五官大過盛、五細爲細弱、是大以勢言、細以貲言、且五官之長、在廷爲政、未有使之居邊者、其謬顯然、此言爲棄疾居蔡發、則大必指貴重之臣、大既貴重、則細必微賤、而其數各有五也、姑從賈鄭、親不在外、爵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杜註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杜註京、鄭邑、曼伯、檀伯也、屬公得櫟、又并京、安惠棟云、楚語范註無宇曰、叔段以京、鄭幾不封、櫟人實仗鄭子、不得其位、明京屬叔段、櫟屬厲公、左氏約舊史而爲傳、取其文勢之便、兼舉京櫟、而單舉曼伯、此傳之漏義、得櫟并京、既無明文、何必遷就而曲爲之說也、衛案、桓十五年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是厲公出奔之後、殺檀伯、始復得櫟也、此傳云、京櫟殺曼伯、是二邑俱黨厲公、以攻曼伯、非得櫟之後又并京也、十五年傳不言京者、蓋二邑相近、京人助櫟、人以攻檀伯、傳舉櫟以略京、此論大城難制、故并言京、文各有所當也、或稱檀伯、或稱曼伯者、蓋檀曼古聲相近、或楚人讀檀如曼耳、略其實而獨取文勢之便、後世謹飭者、猶不敢爲而謂左氏爲之邪、內外傳各記其所聞、概不能盡一、況京屬叔段、屬公居櫟、左氏皆有明文、而此并言京者、以當時京人助櫟耳、何必信彼而疑此哉、惠說亦非、宋萧亹實殺子游、杜註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杜註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正義鄭眾以渠丘爲無知之邑、註蕭亹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得爲邑、衛案、甲無宇難引四事、以證大城難制、不復問其事之是非、注疏以渠丘爲無知之邑者、無知弑君之賊、殺之固當、而無宇云害於國則其意謂無知恃大邑所立、雖不親弑君、亦弑君之黨、何獨不以蕭亹爲子游之富蕭亹御說及羣公子所奔、浦戚乃孫寧及子游之所恃、而獨以渠丘爲無知所恃以爲亂、失之遠矣、衛蒲嘉實出獻公、杜註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杜註爲十三年陳侯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註蔡作亂傳、

左傳輯釋卷十九終